五百家註柳先生集

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一

萬年縣丞柳君墓誌 并序

韓曰史表載虬後周中書侍郎美陽孝公與誌稱慶豈史誤耶萬年公貞元十二年卒是年葬誌是時作

惟貞元十二年龍集景子 孫曰蒼龍太歲 三月日前萬年縣丞

柳君終于長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長子弘禮承

家當位次曰傳禮幼曰好禮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時

定制動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孫曰王制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粵五月十九日甲子克開長安縣高陽原祔于先塋禮也先時撰辰酌禮撰擇也稱義備物外姻畢至孫曰左氏士逾月外姻至宗人來會從弟宗元受族屬之教泣涕濡翰書辭紀行曰君諱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魯後得柳姓孫曰魯孝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為謚至展禽食采于柳因為氏魯為楚滅柳氏入楚楚為秦滅柳氏遷晉之解縣故柳氏為河東解人七代祖虬後魏中書令封美陽公孫曰虬字仲盤西魏大統中為中書侍郎四葉至皇考惇皇朝朝散大夫資陽令祖闕延

州司馬考頤宣州寧國丞濟德克紹厥類藏聰晦明粹為淑和少孤季父建孫曰頤三子長元方季即建建為金部郎中撫字訓道通左氏春秋貫歷代史指畫羅列接在視聽嗜為文章辭富理精以門廕出身調補宣州溧水尉綱簿貢賦入于天府特授同州馮翊尉改京兆府雲陽主簿轉長安主簿遷萬年丞端靖守貞處劇不撓秩滿居養素食貧常好竺乾之道自振塵昏之外振音展極也外一作表泊如也既而嬰被沈疾不克永壽姻戚動懷明友道傷僉曰天之報

施善人何如哉君前娶河南獨孤氏左司郎中緬之女孫曰緬子三入寔寂密二子早世繼室以裴夫人諫議大夫虬之女孫曰虬河東人代宗時為諫議大夫陰教內則著於閨闈有女三人焉

嗚呼銘誌之來古矣是不可闕遂勒玄石措于陰堂童曰陰堂壙中銘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蹟耶德而不壽命既尼耶松栢蒼耶不朽石耶

處士段弘古墓誌并序

韓曰御史中丞崔公能也時為永州刺史公元和九年尚在永州故薦弘古於崔迨其死崔猶為經紀其喪可謂賢矣公正集有祭弘古文當其喪過永州時作誌亦于是時作也

殷處士弘古讀縱橫書孫曰漢志有縱橫十二家蓋蘇秦張儀之書也剛峭少合尤濩落孫曰濩落大貌莊子作瓠落與濩落同不事産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家言孫曰漢志有法家者流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死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孫曰頔字允元貞元十四年九月以頔為襄州

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隴西李景儉祝曰景儉字致用東平呂温祝曰温字化光
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歡留門下或一歲或半
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温卒祝曰元和六年温卒景儉逐孫曰元和三年十月景儉
貶江陵户曹參軍前右拾遺張宿一作道與然諾南見中山劉禹
錫河東柳宗元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
永州知其信賢徼其去徼與邀通遮也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
竇羣孫曰元和八年四月以羣為容管經略使逢過桂桂守舊知君拒不為
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人未嘗相下令窮

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埋道邊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為出涕命持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後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劉氏子知微知章皆未冠銘曰

廉不貪直不倚困者吾之（孫曰困者謂己及禹錫之屬皆窮困也）通者不以（孫曰言通達者則不用也）不懲其躓卒以亢死觀游非類有賤非

鄗何以葬之黄山南趾

潞州兵馬曹柳君墓誌

韓曰誌云貞元二十一年十月葬誌當是時作

柳氏子某為平陸丞王父母之喪寓于外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閿鄉窆祝曰說文窆葬下棺也彼驗切墨遇食乃貽書其族尚書禮部員外郎宗元使為其誌且曰吾之先自魏已來為宰相者累世孫曰慶為魏侍中自後四世為宰相我高祖諱萬齒為伊闕令襲其先河閒郡公曾祖諱某浙州刺史咸

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諱某勤身惠志好義能讓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親者睦凡舉明經者四皆獲美仕初為陸渾主簿次吳縣尉次上黨丞潞州兵曹參軍其勾稽摘發眡贊闢決無不勝職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終于官次殯于州若干里會世多難家又貧窶故不及夫事嗚呼我曾祖王父葬于潁陽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閿鄉皇天原望壽里潁陽北臨間其地陰狹岸又數壞大懼不克久安神居是以從他兆于茲卜用七月

六日甲子將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爾也於是刪其書為文置于郵中俾移于石上

永州司功參軍譚隨亡母毛氏誌文

韓曰年月誌皆不載據題云永州公在永時作

毛氏夫人父曰儀禹豐州別駕祖弘義濟州户曹夫人歸譚氏曰損為鄧州司倉參軍損父昌為常州錄事參軍祖曰元愛為左羽林大將軍弘農男惟譚洎毛氏於周咸為諸侯譚入于莒毛及魏為后族千歲復合夫人

生丈夫子曰隨隨謹愿好禮始克於裴柳為姻隨娶裴
氏令中書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從肇曰
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聞夫人之德且曰隨之所
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訓則宜有以文其
聲詩刻而措諸墓夫人諱某壽若干某年月日終某年
月日祔于此誌曰
周之列國譚子毛伯合是二姓從其匹敵夫人有訓乃
策厥族惟時善良不享豐福懿厥子姓追號憲德内言

不出孰表貞節顧垂休銘永誌幽谷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一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二

為文武百官請復尊號表六首

韓曰公正集中有為京兆府請復尊號表三又有為耆老請復尊號表二皆在貞元十九年間蓋為德宗復聖神文武之號作也其事已詳於正集之注今又有表六葢在正集之表前作

臣等言臣竊觀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孫曰司馬相如曰歷選列辟以迄于今咸保鴻名而崇明號或配其德或昭其功葢所以揚耿光孫曰書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耿光光明也彰淳懿而示遠也其

有闇然不燿後嗣何覩赦而不揚羣臣之罪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統而臨祚承聖緒而受圖稟高明之姿於天侔博厚之德於地（祝曰禮記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端教化之本制刑禮之中聲震八區威加六合運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陰騭之功莫之能測是用光膺聖神文武之號（孫曰建中元年正月羣臣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其後雖逢阨運（韓曰興元元年正月以朱泚之亂去尊號）今睹昌期誠我武之掃清（祝曰書我武惟揚侵于之疆）猶自咎而抑損同罪己之義（孫曰左氏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明愛人之仁羣臣等上

順聖心以成恭德而退懷大懼謂掩全功五年于茲韓曰自興元元年甲子至貞元四年戊辰為五年矣若墜冰谷孫曰貞元五年十月百寮請復尊號不允方今百職皆理庶績其凝祝曰書皐陶謨之詞凝成也人用咸和孫曰書用咸和萬民咸和皆和也俗惟丕變陳師鞠旅孫曰兵法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無犯塞之虞畫界分疆無專地之患四海寧一萬類蕃滋薄刑溢不究之聲孫曰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逋賦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歲之報南極見壽星之祥靈貺屢加天恩允答豈宜固為薄菲以掩盛明尊號之崇願復如

舊況臣等親奉平明之理久蒙霞露之恩恥德美之不
彰憂罪戾之將及伏惟陛下復循舊典俯循羣情誠天
地神祇內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無任屏營悃懇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詣朝堂上表伏請復加尊號奉被還旨
未遂懇誠拳拳顒顒不勝大願臣等伏以崇明號昭盛
德爰自中古實為上儀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茲典禮
伏惟皇帝陛下有廣運之德弘照微之仁燭幽以明威

遠以武惠澤之被誠浹洽于八方浹即協切英聲之揚宜越軼于千古軼徒結切而乃久為抑損以守謙恭事有曠而不遵禮有缺而未備臣等又以為不私與己是謂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辭有非之而莫敢隱必推於物而順於人既以徇於羣心又思叶於中典此皆聖人之事也且夫虛而失實則誇曜而誣質而不華則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資於潤飾孫曰昭十二年左氏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王度王之法度也帝者務於恢崇將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廣大祝曰易廣大配天地

聳遠方之觀聽兼前代之規模然後表其全功謂之盡
善不可以方當陛下臨位羣臣在庭而使鴻名不彰盛
典猶闕既無以光昭衆美又無以丕承舊儀則臣等蒙
恥於今獲罪於後實為大懼敢忘盡規尊號之崇願從
羣議伏惟陛下俯迴宸睠察納愚誠不惟臣等受恩天
下幸甚無任區區懇迫之至謹昧死重詣朝堂奉表固
請以聞臣等誠懇誠懃頓首頓首謹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請加尊號實以功德俱茂典禮宜崇然而不能鋪陳無以動寤愚誠雖竭天鑒未迴臣某等誠恐誠懼頓首頓首臣等謹按白虎通曰號者功之表也神農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興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孫曰白虎通云正五行）祝融續三皇（孫曰白虎通曰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之祝融也）人為之名以美其事其後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順古道雖損益咸異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國之令典採上古之遺

文察人心於謳謡(謡烏侯切)覩天意於符瑞敢以為請累表陳誠曩者運丁艱難時或順動(祝曰易聖人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陛下思成湯之罪己(孫曰左氏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念周宣之側身(孫曰詩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去徽號而不稱垂炯戒而自儆(炯古迥切)應天以德示人以恭聞于流蔡要荒告于天地宗廟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義而歸仁潛感陛下之誠通靈而助順今者君臣周德上下叶心百職畢修庶官以序禮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内歡康(祝曰方内言四方之内也)天

下寧一四人遵業萬類樂生嘉應休徵神物靈貺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辭之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遂使德誠可紀名號未崇不告於明神不示於殊俗將何以知陛下之戡難將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無以威於四方上無以報於九廟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儀廢而不續其不可二也庶正羣官宗室支屬西土耆長太學諸生黃冠之倫緇衣之侶萬衆伏闕彌旬織路而乃不從人心以違公議其不可三也守謙恭

卑讓之志忽光大弘遠之圖臣等誠雖至愚以為大謬伏以常久之德貞夫一也孫曰易天下之道貞夫一者也元始之義善之長也韓曰易元者善之長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淨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

之崇昧冒萬死伏請上尊號曰貞元大道聖神文武皇
帝臣等竭其精誠發於交感無以迴日其能動天無任
屏營悃懇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臣某等誠
惶誠恐頓首頓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韓曰貞元五年）九月三度詣闕上表（韓曰即前所上之三表）
請復上尊號悃懇雖竭精誠莫通又懼於累塵聖聽是
用中輟大願未畢羣心靡寧臣某等誠勤誠懇頓首頓

首臣等生逢昌運早列清朝獲覩文明繼跡聖後亦嘗
考前載於史氏訪遺儀於禮官至於保鴻名尊號之榮
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為累代之成規子孫
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聖緒而臨下遵
令典以制中則亦俯從公卿大夫之請先膺聖神文武
之號間者陛下以禍亂之故特貶損以自儆以從一時
之宜信為恭也今乃欲遂變更而不復以廢先祖之典
則若專焉豈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實以為懼雖欲行

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伏惟陛下因於憂勞深自咎責命祝史告于天地陳圭幣祠于祖宗布于羣臣聞于兆庶固能降開祐之福致感悅之誠咸和以叶心盡瘁而畢力弼成神造康濟艱難寇逆掃除暴彊擾順侯衛奉守屏之職夷狄為來庭之賓兵戎不興邊鄙不聳文軌同於四海貢賦修於九州至若時候將僭必惟思而内省皇情徽軫遂交感而潜通陰陽和而風雨時年穀熟而財用足休祥數見福應屢臻此皆天地祖宗垂

靈錫祉以成陛下之志明無不荅不享之咎也陛下宜

承天意以恱神心增修盛儀再加明號崇昭報之禮表

恢復之功而辭以仁壽未臻至化猶鬱則若尚懷不足

以要天地祖宗雖有固讓之勤而非重請之義且夫號

者其來尚矣燧人神農各旌其事湯以其武而曰武王

追我祖宗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獨為辭讓以守謙

冲則皇王將有愧於前祖宗將不恱於後而帝德是非

之辯固有所歸國典異同之文後難以守且陛下本為

炯誡炯古迥切。一作鑑誡以示敬恭誡謙德也今以先王之道
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訓而不敢不承又謙德之大也若
乃守獨善而遺公議執小讓而忽宏規違臣庶之心廢
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
功臣等誠雖至愚竊所不取輒敢徵之國典酌於經義
取夫貞者事之幹元者善之長以配聖謨神化之盛文
德武功之崇叶紀年之嘉名遵舊號之美稱以如開元
故事謹冒萬死請上尊號曰貞元聖神文武皇帝伏惟

陛下沛然迴慮俯徇羣情然後聖德之先昭玄功之茂著後代得揚美盛而鑑至清是羣臣之願也不勝懇迫之至謹奉表詣闕固請以聞臣等誠勤謹懇頓首頓首

第五表

臣頎等言孫曰頎謂于頎臣等伏以尊號未復累具陳請伏奉
詔旨固守謙恭臣等上援天地神靈次奉祖宗典法列
經義而順古因人心以從時詞繁而不能陳明誠竭而未蒙察納德美盛而猶蔽憲度缺而莫修罪戾是憂冰

炭交集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先王
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彌文而益彰然則守
謹而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樸而略禮不如文明而
化先況於文質異時而國家自有制度豈直為一王之
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於規模信為弘遠陛下嗣訓先
祖貽謀後聖當踐修以纂承寧變更而廢墜臣等又伏
讀誥書曰遐想哲王則自燧人神農殷湯之時有其事
也又曰欽若典訓則自代宗肅宗玄宗而上有其儀也

又曰所誠者滿所尚者謙守之以誠期於終始臣等以為去鴻名而貶損謙之始也遵舊典而奉彖謙之終也造次而未嘗違於禮守之以誠也敬恭而無或陷於專所誠者滿也又曰虛美崇飾所不敢當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動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亂之武功著於頌聲光於史氏上有其實無虛美之嫌下盡其誠非崇飾之偽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攜僕孫曰書左右攜僕攜僕者謂左右攜持器物之僕或從扞牧圉孫曰僖二十八年左氏甯

武子曰不有行者誰扞牧圉注牛曰牧馬曰圉或備持戈矛益有同力之誠而無離德之間今者四岳羣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維内及宗室黄髮耆老青衿諸儒或僉以同辭或遠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羣材序進百職交修烽燧不驚兵戎以息鑽鑿不用獄訟以衰六氣和而風雨時五穀昌而倉廩實庶政之康也誠由教化以致雍熙自當冠於皇王寧復謝於堯禹宜加明號以表成功陛下雖以為辭臣等未知其說又伏奉詔旨令臣等斷表伏以君親一致臣子

一例而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
帝之典以陛下之詔（以字下逸一字）謹昧冒萬死伏請復上尊
號如前不勝惶懼懇迫之至

第六表

臣頎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詔旨加
辭讓愈固臣等感謙沖於盛德而私有舊典隳廢之憂
懼煩瀆於聖聽而内懷微誠懇迫之切進退兢惕不知
所措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某等伏以事貴舉

其中名惡浮於實得其中不宜變之而失正有其實不必避之以為恭況於祖宗之矩儀國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備德博化光辭取於貶損而自畀樸略而大簡者也昔漢宣帝謂元帝曰我漢家亦自有制度見漢元帝紀諸葛孔明誡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載之詳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為執小讓之賢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鴻名之敬不足以補變法改作之專陛下行之將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歷代承以聖德至陛下

又有下武繼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謂德之不嗣也躬
上聖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禍亂制外域之武一無有字修
禮樂垂憲度之文不可謂實之不孚也比年以來俗化
斯厚人少犯法吏無舞文獄犴將空桔拳不用可謂人
背向善豈曰俗未勝殘然若辭之所未寤也況於尊號
之美陛下已受於初去之即由於艱虞復之宜因於康
靖徒示其罰不旌其功何以知區宇之削平何以知宗
廟之復缺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遺儀耳內之

臣庶跋履山川思報主恩誓雪國恥亦欲攄其宿憤表其成勞陛下猶掩鴻名罔窮其事則此等如有未盡不以爲歡倘陛下以自咎責之心尚或未弭則羣臣不能匡輔之罪臣一作莊亦當未除將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將何以受陛下之爵賞君猶含垢臣以偷榮羣下之情必深反側又無以示於萬古無以威於四夷皆非遠圖且乖大體臣等懷此數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謹昧冒萬死重違詔旨伏請復上尊號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

修無忝之言祝曰詩無忝爾祖聿修厥德顧屈己從人之義再膺大典俯徇羣情因來月謁太清宮太廟郊祀上帝孫曰貞元六年十月百僚請復尊號上曰春夏亢旱宿麥不登朕精神祈禱獲降甘雨既致豐穰告謝郊廟倘因禋祀而受尊號是有為為之勿煩因請十一月庚午祀南郊遂以告祠實臣等之至誠實臣等之厚幸不勝惶懼懇迫之至謹復詣朝堂奉表固請以聞

及大會議戶部尚書班宏又請改所上尊號加奉

道守故其文如後表

孫曰宏衛州汲人貞元五年二月自戶部侍郎遷本部尚書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稱夫聖也妙算之無方而莫能測不可以不稱夫神也行仁義修典法歌詩頌考文章不可以不稱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邊兵以整禁衛以嚴不可以不稱夫武也而合於唐堯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萬物以生推功不宰而萬化以成合於書之奉若天道之義臣等謹稽之乾符叶於古典侔德澤之廣配功業之崇昧冒萬

元復請上尊號曰神聖文武奉道皇帝孫曰此是改第三表

及大會議國子祭酒韓洄請歷數近日徵應祥瑞

故又改其文如後表

孫曰貞元七年以韓洄為國子祭酒

又伏見陛下今年四月以來方當雩祭之修而有旱備之請纔愆期而未害於物深軫念而將卹其人氣潛通而交感以和澤旋流而滂霈思遠由是風雨時而霜雹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農功以成年穀大熟休祥數

見福應屢臻仁木連理而垂陰嘉禾同穎而擬秀壽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麞凝彩而雪暉蒼烏取象於天色將徧於郡國相繼於歲時右具如表

為崔中丞賀平李懷光表

韓曰懷光謀反貞元元年為其部將牛名俊斬首以獻則公之表當是時作也然公時年十三不應有此文中丞者不詳其人矣文又闕不全云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賊李懷光輿臺末人孫曰方言南楚凡罵庸賤曰臺奚虜遺醜韓曰懷光渤海靺鞨人醜類也備聞兇險之行頗有

殘暴之名陛下畧其細微假以符節盡委朔方之地孫曰建中元年七月以懷光為朔方節度使猶分禁衛之兵孫曰二年五月詔懷光率神策及朔方軍討李惟岳不感殊恩乃懷異望間者饋貢不入王師問罪尋令舉軍赴敵而乃終歲無功孫曰時李燧抱真同討魏城未拔朱滔王武俊連兵救田悦詔懷光統朔方兵一萬三千同討悦懷光勇而無謀為滔等所敗洎駕幸近郊韓曰建中四年十月丁未車駕至咸陽戊申幸奉天敕還舊鎮將掃猾夏之盜因解奉天之圍韓曰十一月懷光引兵敗朱泚兵于醴泉泚聞之懼引兵歸長安由是奉天之圍解豈伊人謀蓋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難不省其由列為上

公命作元帥及躡冠滑汭頓軍咸陽 闕

為裴令公舉裴冕表

孫曰大曆四年十二月戊戌裴冕卒八年公始生當無此表裴令公蓋裴遵慶也韓曰按冕傳云大曆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冕首佐先帝驅馳靈武有社稷勳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罔海內冤之與此表合然此表當為郭令公作其云為裴令公非也又傳云時元載秉政冕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不踰月卒據元載之誅在大歷十二年而柳生于大歷八年是時方五歲而此表又當在載未誅之前時公未生或謂公集先侍御府君神道表云汾陽王居朔方備禮延望恐此表乃其先人之作然亦不可得而考此

決非公之文也明矣

臣某言聞忠邪不可以並立善惡不可以同道吳任宰嚭而伍胥誅矣韓曰吳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大宰嘗以報越為志二年悉精兵以伐越越之夫椒越王句踐使大夫種因大宰而行成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遂自殺吳王以鴟夷盛其尸投之於江○嚭普鄙切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韓曰屈原名平事楚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共毀譖之王乃疎原原既放逐遂投於汨羅江而死遠惟前事孰不痛心伏見澧州刺史裴冕忠肅道高德厚匪躬無怠有蹇諤之風祝曰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道佐先帝驅馳靈武贊雲雷之業成

社稷之勳孫曰至德元載玄宗幸蜀至益昌遠詔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以冕為御史中丞兼左庶子為之副是時冕為河東行軍司馬授御史中丞詔赴朝廷遇太子於平涼具陳事勢勸之朔方十月太子入靈武冕與杜鴻漸崔漪等勸進甲子以定策功以冕為中書侍郎平章事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誣搆投譎荒裔天下稱究孫曰寶應元年四月肅宗崩以冕為山陵使冕以倖臣李輔國權盛將附之乃表輔國親昵術士中書舍人劉烜充山陵判官烜坐法免冕亦以議事與程元振相違貶施州刺史移澧州刺史空懷醞正之悲莫雪增嫌之恥令姦邪屏退聖政大明孫曰廣德元年十一月削元振官爵放歸田里百度惟貞諸本作大度誤四門以穆寰海之內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

聞至化顧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處詢謀之任當燮理之權必能協和萬邦致君堯舜臣位兼將相職忝股肱思進賢傑共熙帝載（孫曰二年二月以冕為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東都河南江南淮南諸路轉運使）臣無任懇願之至

為武中丞謝賜新茶表

（韓曰武元衡字伯蒼貞元二十年遷御史中丞公時為監察御史乃其屬也正集有為武中丞謝賜櫻桃表此當次其後）

臣某言中使竇某至奉宣旨賜臣新茶一斤者天睠忽

臨時珍俯及捧戴驚抃以喜以惶中謝臣以無能謬司邦憲大明首出孫曰貞元二十年正月德宗崩順宗即位易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得親仰於雲霄渥澤遂行忽先霑於草木況茲靈味成自遐方照臨而甲坼維新煦嫗而芬芳可襲調六氣而成美扶萬壽以效珍豈可賤微膺此殊錫銜恩敢同於嘗酒滌慮方切於飲冰韓曰莊子曰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歟撫事循涯隕越無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為裴中丞賀破東平表

孫曰元和十二年二月李師道誅東平盡平時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

臣某言月日得進奏官狀報逆賊李師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慶抃無涯中謝臣聞負恩干紀者鬼得而誅韓曰莊子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犯順窮凶者天奪其魄童曰左氏襄公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予往是殺予也伯有强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鄭大夫盟于伯有氏裨諶曰善之伐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不自妖孽昌彰聖功伏惟陛下先天不違與神合契掩周宣中興之業陋漢光再造之

勲靈旗四臨氛沴皆散凡在臣庶盡覩升平伏以師道席父祖以作威孫曰大歷中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傳其子納納傳師道苞海岳而專祿恃東秦十二之險孫曰漢高帝六年田肯賀上曰秦形勝之國帶河阻山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齊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此東西秦也百二者謂秦地險固二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十二者謂二十萬人足以當諸侯百萬人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人誘臨淄三七之兵孫曰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臨淄之中二萬戶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于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竊據一方歲踰五紀朝宗之地曠若外區韓曰禹貢海岱為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也又云海岱及淮為徐州東

至海北至岱南至淮也以其淮海之所在故曰朝宗此言東海為師道所據也封祀之山隔成異域童曰謂東封泰山也在兖州畢聖垂德曾未悛心孫曰書惟受罔有悛心悛改也餘孽滔天果聞折首祝曰易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將封劉曰封禪書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後漢志曰云云亭亭皆泰山下小山也風俗通云封泰山封廣二丈高九尺下有玉牒書遼海無虞見石砮之已至韓曰國語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砮矢鏃也以石為之。砮音奴此皆陛下神籌獨得籌一作筭廟畧無遺授任推盡力之誠縱捨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貫龜筮

必從克成不戰之功遂洽無為之理臣謬司戎旅遠守方隅愧無橫草之功韓曰漢終軍當發使匈奴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橫草也坐見覆盂之泰孫曰東方朔客難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如覆盂抃蹈歡慶倍萬恒情

賀赦表

韓曰表云況乃順時布政秉春導和此謂順宗嗣位肆赦也蓋當公之世人主嗣位肆赦惟順宗一人耳又云謬當任用職在藩維此必代桂廣帥臣作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慶百度惟新

戴天履土罔不欣抃中謝某聞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
物帝王繼統昇日月以垂曜羣品資始萬方文明伏惟
陛下嗣守鴻業光膺駿命淳化均於四序大德合於二
儀保寧社稷光宅區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儉以垂休
恩覃溪洞事冠千古況乃順時布政秉春導和敷作解
之澤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門廣闢而又洗滌幽縶
雷雨之施也歸還流竄羅網之釋也移叙貶黜覆載之
仁也蠲除逋債政理之源也褒寵勳賢激勸之方也廢

金寶之貢有以彰儉德搜遺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勳宿將賞延子孫庶尹卿士榮周存歿廣直言之路啟進善之門德超虞夏道掩軒頊必將平一殊俗發揮大猷億萬斯年永荷天緒臣謬當任用守職藩維不獲奔赴闕庭親覩盛禮感悅歡抃倍萬恒情

賀皇太子牋

韓曰皇太子乃元和七年所立遂王宥者孫曰皇太子恒憲宗第三子

宗元皇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

道皇帝光受徽號孫曰元和十四年七月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率土臣子歡抃無涯伏惟皇太子殿下麗正居中輔成昌運消伏沴孽贊揚輝光鴻名允升大慶周洽表文武之經緯著天道之運行端景照臨示重輪之發耀劉曰崔豹古今注曰漢明帝為太子樂人作四歌贊德其二曰月重輪恩波下濟見少海之增瀾劉曰山海經曰無皐之山南望幼海郭璞注曰即少海也昔天子比大海太子比少海宗元忝守遐方韓曰公時在柳州其年十月卒于柳獲聞盛禮踴躍之至倍萬恒情謹附牋賀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賀裴桂州啟

韓曰裴桂州即前中丞公行立也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在元和十三四年間時淮西已平公前有為賀淮西平赦表此豈赦後有所封贈故公以啟賀之歟

宗元啟伏承天恩榮加寵贈伏惟增感抃慶罔極某聞揚名以顯孔聖于是作經祝曰孔子曰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訓孫曰禮記曾子曰大孝尊親雨露敷澤日月垂光盛德果驗於達人孫曰昭七年左氏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積善必徵於餘慶祝曰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天下人子羡慕無階某特承

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獲奔走拜賀無任展轉惶灼之至

與衛淮南石琴薦啓

韓曰衛淮南次公也以檢校工部尚書為淮南節度使在元和十二年淮蔡平後傳云次公本善琴方未顯時京兆尹李齊運使子與之遊請授之法次公拒絶因終身不復鼔而公此文在柳州作則衛時尚鼓琴也使傳之載過乎實矣

疊石琴薦一出當州龍壁灘下　右件琴薦躬往採獲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伏惟閤下稟夔旦之至德藴牙曠

之玄蹤人文合宮徵之深國器專瑚璉之重童曰論語子謂子貢汝器也瑚璉也注云夏曰瑚殷曰璉宗廟之器也藝深攫醳孫曰史記田完世家鄒忌子曰大絃濁以春溫者君也小絃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醳舒也音釋攫厥縛切將成玉燭之調爾雅四時和謂之玉燭思叶歌謠足助薰風之化韓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願以頑璞上奉徽音增響亮於五絃應鏗鏘於六律沈淪雖久提拂未忘倘垂不徹之恩孫曰禮記士無故不徹琴瑟敢效彌堅之用

荅鄭員外賀啟

李師道三代受恩孫曰大宗永泰元年七月以李正己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七月卒子納領軍務貞元八年五月卒子師古領留務憲宗元和元年閏六月卒弟師道領留務是為三代受恩四兇負德韓曰四兇即謂正己納師古師道聖朝含育務在安人不知覆載之寬弘更縱豺狼之扞蠹王師一發兇首已來萬姓稱歡四方無事

荅諸州賀啟

李師道累代負恩不起悛革餘孽怙亂孽魚列切亂本作螢更肆猖狂王師暫勞已致梟戮率土歡忭慶賀難勝太平之

功自此而畢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二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二

披沙揀金賦

求寶之道同乎選才

孫曰劉義慶世說陸士衡文如披沙揀金往往見寶又見鍾嶸詩品公外集賦三首皆貞元五年以後舉進士時作

沙之為物兮視汙若浮金之為寶兮恥居下流沈其質兮五才或闕孫曰左氏天生五才民並用之闕一不可誰能去兵耀其光兮六府以修孫曰書六府孔修又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然則抱成器之珍必將有

待當慎擇之曰則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貴豈泥滓而為儔滓壯仕切披而擇之斯焉見寶盜浸淫而顧眄揩炫熀而探討炫熒絹切熀户廣切探音貪動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淄孫曰論語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涅黑色既堅且好孫曰詩既堅既好潛雖伏矣孫曰詩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獲則取之翻混混之濁質見熠熠之殊姿熠弋八切久暗未彰固亦將君是望孫曰左氏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先迷後得孫曰易先迷後得主利孰謂棄予如遺孫曰詩將安將樂棄予如遺其隱也則雜昏昏淪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塵兮合于至

道其遇也則散奕奕動融融煥美質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儻俯拾而不棄諒致美于無窮欲蓋而彰孫曰左氏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將炯爾而見素不索何獲孫曰昭二十七年左氏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遂昭然而發蒙覩其振拔汙塗積以錙銖碎清光而競出耀真質而特殊雖處囊而纖光乍比韓曰趙平原君曰賢者之處世也譬如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劒拭土而異彩相符韓曰雷煥得豐城劒取南昌西山下土拭之送一劒并土與張華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土報雷煥書兼華陰土一斤致煥煥將拭劒轉精明也用之則行斯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說乎

豈獨媚旭日以晶熒（晶音精熒惠扃切）帶長川之清淺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作分粲若星繁似流雲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詠陸文可侔（陸機事見題注）而昭明是選（孫曰梁昭明太子集文選）若然者可以議披沙之所託明揀金之所裁良工何遠善價爰來拂以增光寧謝滿籯之學（韓曰漢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汰之愈即詎慙擲地之才（韓曰晉孫綽字興公作天台山賦示范榮期期曰此賦擲地必為金聲也）客有希採掇於求寶之際庶斯文之在哉

迎長日賦（三王迎日禮用夏郊）

（韓曰出禮郊特牲天子適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云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故賦謂寅方卯位以此焉）

惟饗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策著也）寅方肇建俟啟蟄以展儀（孫曰桓九年左氏凡祀啟蟄而郊啟蟄謂建寅之月）卯位將初爰用牲而協告送烈烈之凝氣（孫曰詩冬日烈烈）導遲遲之陽律（孫曰詩春日遲遲）猶分可愛之輝（孫曰文九年左氏賈季曰趙衰冬之日趙盾夏之日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式佇寅賓之質（韓曰書寅賓出日注云寅敬賓導也）稽之虞典期匪疾

而匪徐行以夏時孫曰論語行夏之時契惟精而惟一職在馮相韓曰周禮春官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時之敘事傳小正韓曰禮記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注云得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符上春以備儀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謂之迎時也淑景初延幽陽潛啟當四時之首位用三代之達禮探賾索隱得郊祀之元辰極往知來正邦家之大體事冠前古儀標後王皮弁乍臨韓曰郊特牲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土圭之影猶積韓曰周禮土方氏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注云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間則日

有長短泰壇既罷韓曰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孫曰廣雅曰圜丘泰壇祭天方折太折祭地玉漏之聲漸長韓曰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以銅為器再疊差置實以清水下各開孔以玉虬吐漏水入兩壺右為夜左為晝變熙熙之純曜流杲杲之晴光孫曰詩其雨其雨杲杲出日璧影始融麗景才凝於城闕輪形尚疾斜暉未駐於康莊是知迎長日之儀實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陽事之所用故可以知上下之際見天人之交動浮光於俎豆散微照於苞茅周流金石暉照陶匏孫曰禮記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異乎天紀不修孫曰書俶擾天紀注云紀謂時日泰

伯尚矜其泰畤韓曰以秦本紀及封禪書考之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至文公作鄜畤宣公作密畤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下畤祭炎帝獻公作畦畤祠白帝皆未嘗立泰畤至漢武元鼎中始立泰畤祠太一則泰畤乃漢立也賦云泰矜泰畤恐誤日官失職孫曰左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晉侯徒繼乎夏郊韓曰左氏昭公七年鄭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曰寡君疾今三月矣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于以迎之則無為者委照將久豈三舍之足憑孫曰淮南子魯陽與韓戰酣日暮援戈揮之日反三舍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孫曰漢書文帝時新垣平言臣侯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乃更以十七

年為元年韓曰風俗通曰成帝問劉向俗説文帝及徵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向曰文帝少即位不容再中自然應以繁祉錫之純嘏孫曰詩天錫公純嘏禮儀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今我后再新古禮與天地相參應讖穀之宜孫曰詩俾爾戩穀受之千億奉郊祀之報至于再三然則迎長日恭祀事並虞夏而何慙

記里鼓賦聖人立制智者研精

韓曰題見晉書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形制如司南車又見葛洪所集西京雜記孫曰崔豹古今注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于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

鼓行十里上層記錫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异哉鼓之設也恢制度於天邑佐大禮于時行即行贊威容而立之斯立覩其象可以守威儀之三千韓曰禮記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韓曰賈捐之傳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配和鑾以入用孫曰桓二年左氏錫鸞和鑾昭其聲也注云鈴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並司南而為急取車制如司南之義詳見題注若乃郊薦之儀既陳封禪之禮攸執經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禮容是集施五擊於華山之野知霧氣已籠用百發

乎南山之陽孫曰詩殷其雷在南山之陽識雷聲所及先聖有作後王式遵啟玄機以求舊運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昧道之士眷茲木偶應異迷途之人齊步武而無佚差遠近而有倫遵大路罔愆乎禮典聽希聲孫曰老子大音希聲克正于時巡蹕道有環回地分險易固善應而莫實諒知幾而有為于偽切載考載擊所辨于長亭短亭韓曰庾子山哀江南賦十里五里長亭短亭謂五里一短亭十里一長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無智孫曰世說魏武帝過曹娥碑碑背上題作黃絹幼婦外孫齏臼楊脩便解魏武行三十里方悟魏武歎曰我才不

如卿有智無智較三十里觀其妙矣孰測其微細觀其微矣孫曰老子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詎知其啟閉音不衰而得度孫曰左氏傳一鼓作氣再而衰響其鏜而有制韓曰鏜音湯詩曰擊鼓其鏜于以翊龍御于以引天旋異銅渾之儀亦可敘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黃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設極深之幾是研孫曰易曰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鄙繁音之坎坎孫曰坎坎鼓聲詩坎其擊鼓宛丘之下陋促節之闐闐妙出人謀思由神假時然後擊贊賞典于今茲動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由是皇衢以正帝道

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啟聖我后得以昭文物
展聲明不僁于素僁音愆可舉而行宜乎騁墨妙呈筆精
固敢先三雅而獻賦庶將開萬國之頌聲

吾子

曰吾子來也以有餘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
竭忠孝乎曰否夫無忠而忠見無孝而孝聞曷若使不
見而忠無聞而孝肅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渾然矣
乎

劉叟傳

魯有劉叟者嘗以御龍術進于魯公云云　劉叟曰歲不雨無以出終無以入民枯然視天卿士大夫絶智謀山川禱神祇以祈皆不應臣投是龍於尺池之内不踰晷雷乎上下雷乎東西於是先之以風騰之以雲從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國足之欲天下足之魯公曰斯龍也其神乎是則寡人之國非敢用劉叟曰臣聞避風雨禦寒暑當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後求曷

若未至而先備於是魯公止劉叟而內龍明年果大雨

命劉叟出龍果大雨

河間傳

河間淫婦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稱始婦人居戚里有賢操自未嫁固已惡羣戚之亂尨羞與為類獨深居為翦製縷結既嫁不及其舅獨養姑謹甚未嘗言門外事又禮敬夫賓友之相與為肺腑者其族類醜行者謀曰若河間何其甚者曰必壞之乃謀以車衆造門邀之

遨嬉且美其辭曰自吾里有河間戚里之人日夜為飭厲一有小不善惟恐聞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為禮節願朝夕望若儀狀以自惕也河間故謝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辭來以一接新婦來為得師何拒之堅也辭曰聞婦之道以貞順靜專為禮若夫矜車服耀首飾族出讙鬧以飲食觀游非婦人宜也姑强之乃從之游過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圖有國工吳叟始圖東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觀觀已延及客位具食帷牀之側聞

男子欵者河間驚跣足出召從者馳車歸泣數日愈自閉不與衆戚通戚里乃更來謝曰河間之遽也猶以前故得無罪吾屬耶向之欵者為膳奴耳曰數人笑於門如是何耶羣戚聞且退朞年乃敢復召邀於姑必致之與偕行遂入隑隑州西浮圖兩間隑口溉切又何開切叩檻出魚鼈食之河間為一笑衆乃歡俄而又引至食所空無帷幕廊廡廓然河間乃肯入先壁羣惡少於北牖下降簾使女子為秦聲倨坐觀之有頃壁者出宿選貌美陰大

者主河間乃便抱持河間河間闔號且泣婢夾持之或諭以利或罵且笑之河間竊顧視持己者甚美左右為不善者已更得適意鼻息咈然意不能無動力稍縱主者幸一遂焉因擁致之房河間收泣甚適自慶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類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駕車相戒歸河間曰吾不歸矣必與是人俱死羣戚反大悶不得已俱宿焉夫騎來迎莫得見左右力制明日乃肯歸持淫夫大泣齧臂相與盟而後就車既歸不忍視其夫閉

日曰吾病與之百物卒不食餌以善藥揮去心怦怦披耕切又音抨恒若危柱之弦夫來輒大罵終不一開目愈益惡之夫不勝其憂數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藥餌能已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間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悅其心度無不為時上惡夜祠甚夫無所避既張具河間命邑人告其夫召鬼祝詛上下吏訊驗笞殺之將死猶曰吾負夫人吾負夫人河間大喜不為服闢門召所與淫者倮逐為荒淫倮力果切居一歲所淫者衰益厭乃

出之名長安無賴男子晨夜交於門猶不慊苦簟切又為
酒壚西南隅已居樓上微觀之鑿小門以女侍餌焉凡
來飲酒大鼻者少且壯者美顏色者善為酒戲者皆上與
合且合且窺恐失一男子也猶日呻呼懵懵以為不足
積十餘年病髓竭而死自是雖戚里為邪行者聞河間
之名則掩鼻蹙頞皆不欲道也柳先生曰天下之士為
脩潔者有如河間之始為妻婦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
慕望有如河間與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間一自敗於強

暴誠服其利歸敵其夫猶盜賊仇讐不忍一視其面卒計以殺之無須臾之戚則凡以情愛相戀結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難恃矣朋友固如此況君臣之際尤可畏哉余私自列云

箏郭師墓誌

韓曰郭師時之善箏者故以是稱焉誌云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闕其團于是始葢元和十二年九月十六日也又云仁人我哀埋勿棄以是日葬也公時在柳州劉夢得集有與公書云發書得箏郭師墓誌一篇以為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繹學者無能知

又云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絃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在方冊者是已余之伊鬱也豈獨為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槩耳盍覩郭師之事觀公之文而有感也

郭師名無名無字父爽雲中大將無名生善音能鼓十三絃韓曰阮瑀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絃十有二象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唐史音樂志云箏本秦聲也制與瑟同而絃少案京房造五音准比瑟十三絃此乃箏也今雅樂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郭師所能者葢十三絃者也其為事天姿獨得推七律三十五調切密遂靡布爪指運掌擊韓曰擊舊作繫胥山沈公謂當作擊音於熯切儀禮曰鉤中指

結于掔掌後節中也又音韋音慳擊也韋也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屈折
愉繹學者無能知自去乳不近葷肉以是慕浮圖道既
失父母即棄去兄弟自髡緇入代清涼山孫曰代謂代州又南
來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無撫弄吳王宙刺復州孫曰太宗
子吳王恪恪子琨琨子祇祇子巘巘子宙皆嗣為王或以告乃延入強之宙號知
聲音抃蹈以為神奇會宙貶賀州遂以來性愛酒不能
已因縱髮為黃老術薛道州伯高抵宙以書必致之至
輿坐起伯高褒邪人也嗜其音至善處輒自為擊節教

閣管謹視出入餌仄栢不食穀三年變服遁逃九疑叢祠中孫曰神之依叢木者謂之叢祠披取之益善親遇然不屑辛秉暴水入小船下峋嶁山祝曰峋嶁山名嶁力主反求道籙會歐陽師死不果受張誠副嶺南又强與偕誠死至是抵余時已得骨髓病日猶鼓音四五行居數日益篤既病自為歌死三日葬州北岡西志其詞曰

雲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夭與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孫曰元和十二年季秋也月闕其團於是始孫曰謂九月十六日

也

心為浮圖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趙秀才羣墓誌

嬰臼死信孤乃立韓曰趙氏在春秋時事晉至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朔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後果生男屠岸賈索之嬰與杵臼計乃取他人子使杵臼負而匿諸將遂索杵臼殺之程嬰與趙氏真孤俱匿山中至十五年景公疾卜云大業之後不遂者為崇於是召趙孤及程嬰復與趙田邑如故

王侁世家天水邑羣字容成系是襲祖某父某仕相及一本止作祖仕相及

嗟然秀才胡伋伋體貌之恭藝始習娶于赤

水禮猶軌南浮合浦遽遠集元和庚寅神永戢韓曰庚寅元和五年問年二紀益以十孫曰年三十四也僕夫返柩當啟蟄孫曰左氏啟蟄而郊啟蟄建寅之月蓋正月也瀟湘之交瘞原隰稚妻號叫幼女泣和者悽欷行路悒追初憫天銘茲什

太原李卿外婦馬淑誌

韓曰公集有與李睦州書名字皆不得而詳然公誌及其私必與公相厚者元和五年公時與李俱在永州故云卒于湘水之東誌是時作也漢書齊悼惠王其母高祖微時外婦也顏師古曰謂與旁通者其云外婦本此

氏曰馬字曰淑生廣陵孫曰廣陵揚州母曰劉容倡也淑之父曰總既孕而卒故淑為南康謳者李君為睦州詆狂冠見誣左官為循州錄過而慕焉孫曰李為睦州刺史元和二年為李錡所誣得罪貶循州納為外婦偕竄南海上及移永州孫曰更大赦李量移永州州之騷人多李之舊日載酒往焉聞其操鳴絃為新聲撫節而歌莫不感動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遠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積疾卒于湘水之東葬東岡之北垂年二十四銘曰

容之手兮藝之功隱憂以舒和樂雍佳治彫殞逝安窮諧鼓瑟兮湘之滸童曰謂相靈鼓瑟也嗣靈音兮永終古孫曰湘靈鼓瑟令淑之死能嗣其肯也

五百家註柳先生新編外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柳先生龍城録卷上

序

柳先生謫居龍城因次所聞於中朝士大夫摭其實者為録後之及史之闕文者亦庶幾焉

吳嶠精明天文

吳嶠霅溪人也年十三作道士時煬帝元年過鄴中告其令曰中星不守太微主君有嫌而旺氣流萃於秦地

子知之乎令不之信至神堯即位方知不誣嶠精明天文即袁天剛之師也

魏徵嗜醋芹

魏左相忠言讜論贊襄萬幾誠社稷臣有日退朝太宗笑謂侍臣曰此羊鼻公不知遺何好而能動其情侍臣曰魏徵嗜醋芹每食之欣然稱快此見其真態也明日召賜食有醋芹三盃公見之欣喜翼然食未竟而芹已盡太宗笑曰卿謂無所好今朕見之矣公拜謝曰君無

為故無所好臣執作從事獨僻此收斂物太宗默而感之公退太宗仰睨而三歎之

上帝追攝王遠知易總

上元中台州一道士王遠知善易於觀感間曲盡微妙善知人死生禍福作易總十五卷世祕其本一日因曝書雷雨忽至陰雲騰沓直入卧内雷殷殷然赤電遶室暝霧中一老人下身所衣服但認青翠莫識其制作也遠知焚香再拜伏地若有所待老人叱起怒曰所泄者

書何在上帝命吾攝六丁雷電追取遠知方惶懼據地起旁有六人青衣已捧書立矣老人責曰上方禁文自有飛天保衛玉笈金科祕藏玄都汝是何者輒混藏緗帙據其所得實以告我遠知戰悸對曰青丘元老以臣不逮故傳授焉老人頗領頊曰上帝敕下汝仙品已及於授受期限二十四年二紀數也遠知拜命次旋風飈起坼帷裂幕時已二鼓明月在東星斗燦然俱無影響所將書乃易總耳遠知志頗自失後閉戶不出經歲不

食人因窺閴中但聞勸酬交歡竟不知為誰也光宅中
召至京玉清觀安泊間或逃去如此者數次天后封金
紫光禄大夫但笑而不謝一日告殂遺言屍赴東流湍
水中天后不允其語敕葬開明原上後長壽中台州有
人過海阻風飄蕩船欲圻妄行不知所止忽見畫船一
葉渺自天末來驚視之乃遠知也漸相近台人拜而呼
之遠知曰君陟險何至於此告台人此洋海之東十萬
里也台人問歸計奈何遠知曰借子迅風正西一夕可

到登州為傳語天壇觀張光道士台人既辭去舟回如飛羽但覺風颸颸而過明日至登州方知遠知死久矣訪天壇道士其徒云死兩日矣方驗二人皆仙去

武居常有身後名

武居常天后高祖也少時遊洛下人呼為猴頰郎以居常頤下有鬚若猿頷也其上有四黶一日伊水上遇一匄者曰郎君當有身後名面骨法當刑然有女當八十年後起家暴貴壽亦浸微居常不信後卒如言匄者豈非異人乎

房玄齡為相無嗣

房玄齡來買卜成都日者笑而掩象曰公知名當世為時賢相奈無嗣相紹何公怒時遺直已三歲在側日者顧指曰此兒此兒絶房氏者此也公大悵而還後皆信然也

韓仲卿夢曹子建求序

韓仲卿一日夢一烏幘少年風姿磊落神仙人也拜求仲卿言某有文集在建鄴李氏公當名出一時肯為我

討是文而序之俾我亦陰報爾仲卿諾之去復回曰我曹植子建也仲卿既寤檢鄴中書得子建集分為十卷異而序之即仲卿作也

趙師雄醉憩梅花下

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傍舍見一女子淡粧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盃相

與飲少頃有一緑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顧月落參横但惆悵而爾

李太白得仙

退之嘗言李太白得仙去元和初有人自北海來見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上笑語久之頃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而東去此亦可

駭也

韓退之夢吞丹篆

退之常說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令强吞之傍一人撫掌而笑覺後亦似胷中如物噎經數日方無恙尚由記其一兩字筆勢非人間書也後識孟郊似與之目熟思之乃夢中傍笑者信乎相契如此

寧王畫馬化去

寧王善畫馬開元興慶池南華蕚樓下壁上有六馬滚

壓圖内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
鬛信偉如也也後壁唯有五馬其一者失去信知神妙將
變化俱也

含元殿丹石隱語

開元末含元殿火去基下出丹石上有隱語不可解云
天漢二年赤光生栗木下有子傷心遇酷此亦不能辨
也

景州龍見三頭

開元四年景州水中見一龍三頭時屬中大水後六日有風自龍見處西南來飛屋拔木白晝暝

神堯皇帝破龍門賊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大使擊龍門賊母端兒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露初澄於小橋下有二人語言明日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停馬問二人再拜起泣曰某二人漢兵也昨奉東嶽命嶽神管押七十人付龍門助將軍討賊某二人埋骨在此因少

憩於此亦自感傷兼欲先知於將軍爾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氏但笑謝言將軍貴人也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適言訖蒼皇辭去言太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塵蔽天而過神堯默喜之明日破賊發七十二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知聖王所向至靈亦先為佐佑焉

明皇夢遊廣寒宮

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鴻都客八月望日夜因

天師作術三人同在雲上遊月中過一大門在玉光中飛浮宮殿往來無定寒氣逼人露濡衣袖皆濕頃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清虛之府其守門兵衛甚嚴白刃粲然望之如凝雪時三人皆止其下不得入天師引上皇起躍身如在煙霧中下視王城崔嵬但聞清香靄鬱下若萬里琉璃之田其間見有仙人道人乘雲駕鶴往來若游戲少焉步向前覺翠色冷光相射目眩極寒不可進下見有素娥十餘人皆皓衣乘白鸞往來笑舞於廣陵

大桂樹之下又聽樂音嘈雜亦甚清麗上皇素解音律熟覽而意已傳頃天師亟欲歸三人下若旋風忽悟若醉中夢迴爾次夜上皇欲再求往天師但笑謝而不允上皇因想素娥風中飛舞袖被編律成音製霓裳羽衣舞曲自古洎今清麗無復加于是矣

任中宣夢水神持鏡

長安任中宣家素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

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鶩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迴亟視篋中已失所在

夜坐談鬼而怪至

君誨嘗夜坐與退之余三人談鬼神變化時風雪寒甚窓外點點微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為圓鏡飛度往來乍離乍合變為大聲去而三人

雖退之剛直亦為之動顏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信乎俗謗曰白日無談人談人則害生昏夜無說鬼說鬼則怪至亦知言也余三人後皆不利

裴武公夜得鬼詩而化為燼

開元末裴武公軍夜宿武休帳前見一介冑者擲一紙書而去武公取視乃四韻詩云屢策羸驂歴亂峋叢嵐映日晝如曛長橋駕險浮天漢危棧通岐觸岫雲却念淮陰空得計又嗟忠武不堪聞廢興盡係前生數休衒

英雄勇冠軍武公得詩大不悦紙隨手落為爐信知鬼物所製也出師大不利武公射中臆下病月餘薨

房玄齡有大譽

房玄齡幼穉日王通説其文謂此細眼奴非立忠志則為亂賊輔帝者則為儒師綽有大譽矣

閻立本有丹青之譽

閻立本畫宣王吉日圖太宗文皇帝上為題字時朝中諸公皆議論東都從幸上出示圖於諸臣稱為越絶前

世而上忽藏於衣袖笑謝而退自是立本有丹青之譽

王宏善為八體書

王宏濟南人太宗幼日同學因問為八體書太宗既即極因訪宏而鄉人竟傳隱去是亦子陵之徒歟

張裀著龍山史記注

沈休文有龍山史記注即張裀著裀後漢末大儒而世亦不稱譽余少時江南李育之來訪予求進此文後為火所焚更不復得豈斯文天欲祕者耶

龍城無妖邪之怪

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一日因發篋易衣盡為灰燼余乃為文醮訴於帝帝懇我心遂爾龍城絶妖邪之怪而庶士亦得以寧也

王漸作孝經義

國初有孝子王漸作孝經義成五十卷事亦該備而漸性鄙朴凡鄉里有鬬訟漸即詣門高聲誦義一卷反為漸謝後有病者即請漸來誦書尋亦得愈其名藹然余

時過汴州適會路逢一老人亦談此事頗亦敬其誠也

晉哀帝著書深闡至理

晉哀帝著丹青符經五卷丹臺錄三卷青符子即神丘先生也深闡至理而近世有胡宗道海上方士亦得其術

柳先生龍城錄卷上

柳先生龍城録卷下

老叟講明種藝之言

余南遷度高鄉道逢老叟帥年少於路次講明種藝其言深耕槪種時耘時耔却牛馬之踐履去螟螣之戕害勤以朝夕滋之糞土而有秋之利蓋富有年矣若夫堯湯之水旱霜雹之不時則在夫天也余感此言將書諸紳贄於治民理生者無所施而不可而又至言也

李明叔精明古器

建康李生名照字明叔真可人書生好古博雅者一日就京師謁余裹飯從游於秦渭之間此人宦意畏巧而淡然蔽於古罍凡自戰國洎於蕭梁之間譜所載者十得五六而皆精製奇巧後世莫追然生頗為文思澀設若勤求古器心在於文書間亦足以超偉於當代也

賈奭著書仙去

賈奭河陽人字師道與余先人同室讀書為人謹慎少

調官河南尉才吏也後五十歲棄家隱伊陽小水鄉和樂村鳴皐山中著書二十卷號鳴皐子邇年不知其所終山中人竟言仙去然詭幻莫之信也有子餗字子美亦有才然不逮於父風

開元藏書七萬卷

有唐惟開元最備文籍集賢院所藏至七萬卷當時之學士蓋為褚無量裴煜之鄭譚馬懷素張說侯行果陸堅康子元輩凡四十七人分司典籍靡有闕文而賊逆

遼興兵火交紊兩都灰燼無存惜哉

明皇識射覆之術

上皇始平禍亂在宮所與道士馮存澄因射覆得卦曰合因又得卦曰斬關又得卦曰鑄印乘軒存澄啟謝曰昔此卦三靈為最善黃帝勝炎帝而筮得之所謂合因斬關鑄印乘軒始當果斷終得嗣天上皇掩其口曰止矣默識之矣後即位應其術焉

明皇夢姚宋當為相

上皇初登極夢二龍銜符自紅霧中來上大隸姚崇宋璟四字抆之兩大樹上宛延而去夢迴上召申王圓兆王進曰兩木相也二人名為天遣龍致於樹即姚崇宋璟當為輔相兆矣上歎異之

太宗沉書於滹沱

太宗文皇帝平王世充於圖籍有交闗語言構怨連結大書數百事太宗命杜如晦掌之如晦復稟上當如何太宗曰付諸曹吏行頃聞於外有大臣將自盡者上乃

復取文書背裏一物疑石重上親裏百重命中使沉滹沱中更不復省此與光武焚交謗數千章者何異

尹知章夢持巨鑿破其腹

尹知章字文叔絳州翼城人少時性懵夢一赤衣人持巨鑿破其腹若内草茹於心中痛甚驚寤自後聰敏為流輩所尊開元中張說表諸朝上召見延英上問曹植幽思賦何為遠取景物為句意旨安在知章對以植所謂賦作不徒然若倚高臺之曲嵎望且重也處幽僻之

閒深位至卑也望翔雲之悠悠嗟朝霽而夕陰以爲物
無止定之意而上多改易也顧秋華之零落歲將暮也
感歲暮而傷心年將易也觀躍魚於南沼使智者居於
明非得志也聆鳴鶴於北林怨寡和也搦素筆而慷慨
守文而感也揚大雅之哀吟閔其時也仰清風以歎息
思濯煩也寄予思於悲絃志在古也信有心而在遠措
者大也重登高以臨川及上下也何余心之煩錯寧翰
墨之能傳意不盡也此幽思所以賦也上敬異之擢禮

部侍郎集賢院正字

高皇帝宴賞牡丹

高皇帝御羣臣賦宴賞雙頭牡丹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為絶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若臭蘭人者使夫婉兒稍知義訓亦足為賢婦人而稱量天下何足道哉此禍成所以無赦於死也有文集一百卷行於世

魏徵善治酒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濤常以大金甖内貯盛

十年飲不敗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常有詩賜

公稱醽渌勝蘭生翠濤過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

敗蘭生即漢武百味旨酒也玉薤煬帝酒名公此酒本

學釀於西胡人豈非得大宛之法司馬遷所謂富人藏

萬石蒲萄酒數十歲不敗者乎

裴令公訓子

裴令公常訓其子凡吾輩但可文種無絶然其間有成

功能致身為萬乘之相則天也

華陽洞小兒化為龍

茅山隱士吴綽素擅潔譽神鳳初因採藥於華陽洞口見一小兒手把大珠三顆其色瑩然戲於松下綽見之因前詢誰氏子兒奔忙入洞中綽恐為虎所害遂連呼相從入欲救之行不三十步見兒化作龍形一手握三珠填左耳中綽素剛膽以藥斧斵之落左耳而三珠已失所在龍亦不見出不十餘步洞門閉矣綽後上皇封素養先生此語賈宣伯說

賈宣伯有治三蟲之藥

賈宣伯有神藥能治三蟲止熬黃蘗以熱酒沃之別無他味一日過松江得巨魚置於水罟中因投小刀圭藥魚引吸中即死取視則見八足若爪利焉後吳江有怪土人謂蛟為害宣伯以數刀圭投潭中明旦老蛟死浮於水而水蟲莫知數皆為藥死山人此藥云本受之於閤皂山王天師乃仙方耶而涉海者亦或需焉故書之

李吉甫以毒虐弄正權

惠州一娼女震厄死於市衢脇下有朱字云李林甫以毒虐弄正權帝命列仙舉三震之疑此女子偃月公後身耶譎而可懼元和元年六月也

張復條山集論世外事

張復澧州人飽書帙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神鬼趣隱不仕有文集行於世

羅池石刻

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辨刻畫云龍城

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垊制九醜余得之不詳其理特欲隱予於斯歟

劉仲卿隱金華洞

賈宣伯愛金華山即令雙谿别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為劉先生隱身處其内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即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

日來降洞中州人祈福尋谿口邊得此者當巨富此亦未必為然然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

趙昱斬蛟

趙昱字仲明與兄冕俱隱青城山後事道士李珏隋末煬帝知其賢徵召不起督讓益州太守臧賸强起昱至京師煬帝縻以上爵不就獨乞為蜀太守帝從之拜嘉州太守時犍為潭中有老蛟為害日久截沒舟船蜀江人患之昱涖政五月有小吏告昱會使人往青城山置

藥渡江溺使者没舟航七百艘昱大怒率甲士千人及州屬男子萬人夾江岸鼓噪聲振天地昱乃持刀没水頃江水盡赤石崖半崩吼聲如雷昱左手執蛟首右手持刀奮波而出州人頂戴事為神明隋末大亂潜亦隱去不知所終時嘉陵漲溢水勢洶然蜀人思昱頃之見昱青霧中騎白馬從數獵者見於波面揚鞭而過州人爭呼之遂呑怒眉山太守薦章太宗文皇帝賜封神勇大將軍廟食灌江口歲時民疾病禱之無不應上皇

幸蜀加封赤城王又封顯應侯昱斬蛟時年二十六廷
傳仙去亦封佑應保慈先生

宋單父種牡丹

洛人宋單父字仲孺善吟詩亦能種藝術凡牡丹變易
千種紅白鬬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植花
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餘兩内人皆呼為花師亦幻
世之絶藝也

柳先生龍城録卷下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金際谷